



本文作者民國二十四年在南京中央大學演奏之時情景

# 歌聲琴韻話梅庵

——懷念母校中央大學

李永剛

（本文另有圖照刊第三頁）

## 千里迢迢下江南

民國二十年六月，我從河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那年的暑假後改名為開封師範）畢業，留在本校的附屬小學——我的母校，擔任音樂教員。暑假返回故鄉太康老家，受到父親（他也是第一師範舊制畢業）的鼓勵和督促，他說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的音樂系並沒有規定師範生服務才能考，而

匆匆重回開封，準備約伴去南京投考。

我清晰的記得，民國十七年夏天，我從師範前期入後期（當時的學制，是師範分為前後期各三年的「三三制」），考慮就文科、理科、藝術科等三科中選科的時候，父親堅決主張我入文科，因為他有個同學好友徐玉諾，是有名的「新詩」詩人，我却在文與藝都喜歡的天枰上，偏向有自己所喜愛的音樂的藝術科，父親雖大失所望，

却沒有阻止我選了被老一輩的人所歧視的藝術，如今更鼓勵我進大學音樂系，在當時非常保守的中原社會，是非常難得的。

出生在黃淮平原鄉村，從小學到師範都在黃河堤下的古城開封讀書，這一年的春天，又以河南省足球代表隊隊員的身份去北平參加華北運動會，遨遊了古都——是道地的北方人。對於「雜花生樹、江南草長」的南方，和「六朝金粉、秦淮煙雨」

(右)本文作者夫人周璇女士民國二十四年在中大梅庵大門前留影。(左)絃樂四重奏中左為本文作者李永剛教授。



的金陵，非常陌生但十分嚮往；對於北伐成功不久，剛建立的新首都，尤其是國父陵寢奉安不久的中山陵，更視為革命的聖地；如今自己就要前往瞻仰，前往朝聖，真是興奮萬分！但是，南京在千里之外，又是那麼陌生，實在有點膽怯。我的運氣不錯，很快地找到了同學張克峻作伴，又得到國文教員葉鼎洛老師同行。葉先生是有名的小說家，和活躍在上海的許多文學家很熟，似乎和郁達夫頗有交往，他的生活和文筆風格，也和郁達夫很相似，也許他有意模仿郁達夫，是當時很時髦的「頹廢派」。葉老師是江南人（記不得是什麼地方了），趁着暑假回上海，可順道帶我們到南京，並不增加他多少麻煩。他雖然在長途的火車上，沒有和我們兩個「土包子」學生說過幾句話，我們對他還是非常尊敬，十分感激的。

### 革命首都新氣象

從開封坐隴海鐵路的特快車「藍鋼皮」東行，到銅山縣（徐州）車站轉車，換乘津浦線火車南下，連續坐了二十幾個鐘頭，在晨光曦微中，睡眼朦朧的到了長江邊的下關。葉老師要進城看朋友，坐馬車，順便帶我們進城。

馬車走過下關石塊鋪成的大街上，蹄聲得得，馬車輕搖，我忽然記起唱過的一首小歌「輕搖，可愛的馬車」(Swing Low, Sweet Chariot)，輕輕地哼了幾句，覺得輕鬆愉快，甚至有點飄飄然，好像是來遊歷觀光，陌生之感和考學校的緊張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進了古老的挹江門，廣闊的柏油大道——中山路忽然展現在眼前，和下關的石子路相比，好像是兩個城市、兩個時代。

但是，我也有一點失望，中山路的闊而長的大道兩旁，大部分還是田野和園林，房屋稀疏，雜亂而荒涼，我暗暗地想，這那裏像是新的國都！也不像是地理書上所說的「龍蟠虎踞」的名城金陵嘍！不過隨後我就釋然了，南京原是個古老的都城，三國時的吳國，隨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的宋、齊、梁、陳，以及後來的大明朝，都曾在這裏建都，但清朝以後就冷落了二三百年，難怪要殘破了。民國成立以後，多半時間被軍閥孫傳芳等佔據，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政府正式定都，正是百廢待興，才積極建設，為時也不過三年的時間，我的希望也未免太切太苛了一點。

而且，馬車漸漸走近市區，丁家橋、薩家灣、玄武門一帶，老式的民房之間，不時矗立着新式建築和精巧的洋房，已露出了新與氣象，等我們看到中山路旁雄偉的宮殿式的鐵道部，我就更驚喜於南京的新面貌了。

南京，有隨着山勢而建造的城牆，有玄武、莫愁兩個古樸遼闊的湖，以及許多名勝古蹟，處處散發着傳統文化的氣息；另一方面，新的建築，新的設施，新的風氣，以及政治與文化所凝結的一股新的洪流，沖激着每一個人，振奮地迎向光明，處處呈現出新的氣象。受到這新舊兩股氣氛的感染和激蕩，給與我無比的力量，推動我向所追求的目標，奮勇前進。

## 接受艱苦的試驗

這次意外的到南京考試，只報名一個學校——中央大學，也只填一個學系——音樂系，成功失敗，在此一舉；好在考不取還可以回去教書。

距考試只有二十幾天的時間，一切都需從頭準備起，只好日夜苦讀。在師範的最後一年，以爲師範生至少要服務一年才能升學，根本放棄了升學的念頭，二十幾天如何能準備起來；好在音樂系可以不考數學、物理、化學，自己對於國文、英文等科，平時很有興趣，還有點基礎，音樂課目，要靠平時的訓練，短時間也無從準備，因此大部分精神放在歷史、地理、三民主義上。

那段日子裏，有時也去中大音樂系的教室和練琴室去看看。音樂系的考試科目是樂理、鋼琴、聲樂。樂理，自認是平日的興趣，還有把握，不需準備。鋼琴和小提琴雖然學過幾年，都是自己摸索的，學校的前後幾位老師，幾乎都沒有正



本文作者李永剛教授近影。

式教過，而且已久疏練習，如今既沒有樂器，又人地生疏，無處可借，去幾次中大的練琴室，不是有人在彈就是鎖了門。有一次，曾經看到一位西裝畢挺的學生，在彈莫差爾特的「土耳其進行曲」，指法純熟，速度飛快；我問他是幾年級，他說是準備參加新生考試，真把我嚇了一跳，心裏想自己的那點玩意兒怎麼能跟人競爭。這位同學名叫洪潘，後來果然考取了，而且在畢業後由軍政部送往奧國學習軍樂，抗戰時期返國，創辦軍樂學校，對軍樂貢獻很大。聲樂，不知道考什麼，只好在帶來的唯一的一本歌集(The One Hundred One Best Songs裏選了一首小歌In the Gloom唱唱熟。

考試兩天，第一天考一般科目，如今，將近五十年以後，已記不得考試的題目了，只記得英文除了翻譯和文法，還有作文，題目好像是 Mr. Home，國文的作文題目是「秦始皇論」，最妙的是題目下面註着「題限文言」四個字，可把我難倒了，心裏想這下子可完蛋了，「五四運動」以後，新文藝的狂飆吹遍了全國，我從小學到師範的作文，都是白話文，從來沒有作過文言文，現在到了文風極盛的中大，國學大師汪東（旭初）、王謐（伯沆）、黃侃（季剛）、吳梅（瞿安）等名家都在這裏，自然要限用文言作文了，幸虧我平日喜歡看小說，除了新文藝作品外，也看過不少像「聊齋誌異」類的文言小說，就把想到的句子，勉強翻譯成文言，加上些「之乎者也」，完卷了事。

第二天加考術科，主持考試的，據說是新的

系主任唐學詠教授，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老師梅經香小姐（聽到有人喊她「梅小姐」，心裏好奇怪）。鋼琴考音階，琶音和一首自選曲，我會彈C調的音階及琶音，彈得還過得去，樂曲已記不得自己彈的是什麼了，好像是首小的「散曲」（Pace），而記得有幾個人彈的是「奏鳴曲」之類的大曲子。聲樂考發聲及一首自選曲，聽到別人唱得很好（當然也有很差的），自己只好唱那首準備的小歌，覺得很洩氣。

考得不滿意，心裏想，以河南最有名的第一師範又是第一名畢業的學生，竟得考得如此差勁，實在太沒有面子了！考後第二天，就依戀的離開了所嚮往的偉麗的中大校園，和朝氣蓬勃的首都，黯然返回開封，死心塌地準備暑假後走馬上任到附屬小學當音樂教師了。

## 梧桐梅庵六朝松

八月中旬，正準備到附小上課，報載中大放榜，我的名字竟然在錄取名單之內，真是出於意外，實在太高興了，立刻寫信給中大註冊組，詢問師範生服務的問題，很快的得到回信，說凡是錄取的師範生，都可以展緩到大學畢業後補行服務。這是唯一的一年，師範生不服務而能升入大學。沒有想到如此順利地擠進了大學之門，踏上了音樂之路。

九月初，再去南京，報到註冊入學。

國立中央大學，由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改制而成，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有八個學院：文、理、法、工、教育五個學院在北極閣

山下，也是城中心的四牌樓校本部，距教育部很近，只有步行三分鐘的路；農學院在城北三牌樓，商學院和醫學院遠在上海。醫學院後來改設校本部。

這年夏天，長江下游各省水災嚴重，又陰雨連綿，南京城內也有多處積水不退，新生從成賢街第二宿舍到校內註冊選課，要赤腳涉過深逾膝蓋的水，但是大家仍然懷着新鮮人的興奮愉快，走進走出。

從古老的鄉村來到新興的首都，從安心要做小學教師忽然變成了大學生，我懷着朝聖的心情走進那宏偉的校門，一切都是新鮮的、可愛的，好像從遠遠的山上吹下來的風，都是清涼宜人的。從校門口到巍峨莊嚴的大禮堂，是一條寬廣修直的大道，兩邊人行道上，兩行夾道的法國梧桐，給人一種清新而有點兒洋化的感覺。大道的盡頭，大禮堂的大圓頂俯瞰着，使人覺得渺小得微不足道。但禮堂兩旁的圖書館大樓和科學館等許多教室樓房，以及禮堂後面的平房，似乎近密了些，給人一種擠塞的感覺，幸而圖書館前面有一大片如茵的綠草地，稍稍減輕了這種感覺。

由大禮堂前面左轉，經過「南高院」，是南京高師存留下來的紅磚建造的二層樓房，已相當陳舊，和禮堂東面幾棟水泥洋樓的嶄新面貌相比，不大相配。從南高院和田字房（二層の木造樓房，是學生第四宿舍）之間，再向右轉，是綠草平整的大操場和體育館，從體育館前面再向前走，就到了校本部的花園。

音樂系的一棟教室，就在花園裏面，是水泥

的暗紅色牆壁黃灰色茅草頂的平房，古樸而略嫌簡陋，題着「梅庵」兩個字。園裏花木雖多，梅花却極少，為什麼叫做梅庵呢？為什麼全校同學都稱這花園為梅庵呢？問了高年級的學長，才知道是紀念李梅庵先生的。李先生名瑞清，字梅盒，江西臨川人，是清末的詩書畫名家，書法更為著名，是光緒朝的進士，曾授任編修，後來做過江寧（南京）布政使（政務官）和提學使（掌理學校、文風等政務），民國建立後，他居住上海，改穿道士服裝，自稱清道人，以賣字為生，他的書法，初學黃庭堅，後來又摹寫北魏，筆力蒼勁。國畫宗師張大千先生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自日本返國，在上海曾由湖南衡陽名士曾熙（子緝）先生介紹，拜李梅庵先生為師，學書法（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國時報副刊人間楚戈先生的「墨染河嶽筆驚天五百年來一大千」文）。梅庵先生的孫子李家超先生，二十多年前，和我在台灣省立新竹師範同事多年，成為通家好友，家超兄的二公子定國後來拜我為義父；有時談起來，真覺得是有緣。

梅庵，在中央大學，習慣上代表音樂系，也是這座花園的通稱，是學校的勝景之一，花木扶疏，鳥語花香，琴韻歌聲，詩情畫意，是同學、情侶們常去的處所。對我而言，則是我苦學、思考、創作、成長的地方，是我內心深處的聖地。梅庵的西南角上，有一棵傲然挺立的巨樹，六朝松，它歷經吳、晉、宋、齊、梁、陳等六個朝代，大約一千五百年，沒有人能說出它的確切年歲。它俯瞰着梅庵全園，也繁繫着全校師生的

心靈。是中大的精神所寄，是中大的代表和象徵，同學們入學報到時，得到一枚銀質圓形、周邊有輪齒的校徽（三年後學校依政府的統一規定換了三角形內嵌禮堂圖案的校徽，但大家仍偏愛原來的），上面的圖案就是六朝松和「止於至善」四個字。

四年裏，我幾乎都在這棵巨松的俯視之下，它的軀幹挺直高聳，枝葉雖不多，但生意盎然，奇麗伸展在天空；不論季節變換，不管風霜雨雪侵襲，它總是堅貞傲立，永遠長青。它給我啓示、鼓舞，也接受我的失望痛苦，更涵育了我的思想。

## 「九一八」與義勇軍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深夜，日本關東軍露出了蓄勢已久的侵略野心，炮擊我東北瀋陽的北大營，開始了侵略行動。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十九日晚上，中大還沒有正式上課，我去體育館看籃球比賽，半場休息時間，有人用擴音的喇叭簡報告：

「日本軍隊昨天夜裏忽然炮擊瀋陽！」

聲音雖然不大，消息報告的也不夠清楚完整，全場的觀眾却突然靜下來，沉默了幾秒鐘之後，才響起議論紛紛的聲音。

十多年以來，日本時時找機會，尋藉口，製造事端，發動侵略，從民國四年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起，繼之有十四年五月的「五卅」慘案，十七年五月的「五三」濟南慘案，現在又是大規模侵略東北，實在讓人忍無可忍，於是爆發了久被壓

抑的憤恨，激起了內在的愛國熱情，「我們要抵抗！我們要為國作戰！」的呼聲，在校園四處響起來，幾天後，學生自治會發動了全校同學，自動組織了「學生義勇軍」，各級幹部都由同學自己担任，懇請經濟學教授何浩若先生担任總指揮，原來的軍訓教官協助訓練，每天黎明集合操練，不久又製發了草綠色的軍服，大家情緒高昂，集合迅速，操練勤快，嚴然成了訓練有素的軍隊。聽說我們的何總指揮，曾在美國學過軍事，除了任本校的教授以外，還兼任某軍事單位的駐京辦事處主任；他身材不高，但肩寬軀挺，聲音宏亮，精神奕奕。來台後還聽過何老師一次演講，雖然已垂垂老矣，聲音仍然宏亮有力。記得我們的義勇軍有一次大檢閱，楊治全學長騎在馬上，担任指揮官，非常神氣。

學生義勇軍，好像是在幾個月後，二十一年的「一二八事變」發生，學校被迫停課而無形解散了，但是，同學們的愛國熱火已被燃燒起來，歷久不熄，成了抗戰的一部分火花。在學校的幾年中，我們音樂系的幾個男生，似乎對義勇軍的綠制服特別偏愛，常常穿着；上衣不易損壞，到了四年級，顏色已褪成淡黃發白，還配上一條藏青的褲子，常常穿着，在許多同學們西裝和藍長衫之間，昂然而行，一點不覺得含羞。

## 南腔北調中西合璧

民國二十年學年度開始，音樂系正以新的面貌成長，新的系主任唐學詠，從法國學成回國到校不久，舊的教師都沒有續聘，而陸續聘請了新的教

師：剛從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畢業的女高音喻宜萱（就是後來出名的聲樂家管夫人）來任助教，教女生聲樂；從巴黎音樂院回國不久的名小提琴家馬思聰教絃樂，是全校最年輕的教授；德國萊比錫音樂院畢業的史勃曼夫人（Frau Spemann）教鋼琴，韋爾克夫人（Frau Wolk）教聲樂，她們都是德國軍事顧問的夫人；又特別請奧國教育部推介，以高薪聘請國立維也納音樂院畢業的史達士博士（Dr. A. Stessel）來教指揮法、配器學、合唱。史達士教授帶着新婚夫人來到南京，很快的就愛上了中國，他在中大教書多年，抗日戰爭起後，他才回到維也納去，幾年前，于斌樞機有一次告訴我說，他在維也納還看見過史達士博士，年歲已大了，還談起他在南京、在中大的快樂而有意義的生活。史達士博士在南京的時候，曾任上海工部局管絃樂隊的客座指揮（專任指揮是義大利的鋼琴家、指揮家梅百器（Mario Paci），及軍政部軍樂研究委員會的委員。我們上幾屆的同學很少，記得我進學校的時候，四年級只有張錦鴻（來台後曾任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兼主任）一人，三年級只有馬宗符一人（不知道為何沒有二年級同學），我們一年級是前後各屆人數最多的一班，入學時有十九人，畢業時十四人；全校這一屆招考錄取新生五百多人，也打破了過去的紀錄。

我入學的第二年，梅庵，拆去了舊的草房，改建成了一座造形別緻新穎小巧玲瓏的洋房，一棟平房中包括有辦公室一間，圖書室一間，大教室一間，小教室（兼作練琴室）四間；教室外面

還有廣闊的陽台，可以休息、觀賞風景，天氣好的時候，也是我們絃樂四重奏練習的地方。

語言是我們音樂系最困擾的問題，也是最有興趣作為開玩笑的話題，同學人數不算多，籍貫却是天南地北，相當複雜，江蘇、浙江兩省的佔多數，也有南至廣東、雲南，北至河南的，還有一個祖籍福建的南洋僑生，大家講起話來，南腔北調，常常說不清、聽不懂，指手畫腳，吵吵嚷嚷。教授們的話，更是中文、法文、德文、英文夾雜混合，一句話裏常常有兩三種語言，聽起課來，一部分要靠意會猜測，有苦處，也有樂趣。史達士博士上指揮課，起初說法文，也許他以為系主任會說法文，另一位中國教授馬思聰也會法文，學生們又常常 Bon jour, Tres bien, Merci 的脫口而出，滿以為我們是法文精通呢！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會事，又改用英文講課，但是他的德國口音很重的英文，也整慘了我們；幸而他英文講義發給我們，才勉強解決了困難。上課時，他喊我的名字叫「Mr. 李永剛克」，起初弄得我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他是用德文念我的名字的英文拼音 Mr. Lee Yung Kang。唐主任的江西口音的國語裏，更常常夾雜着法文，大家聽慣了也就常跟着說成了口頭語；我們幾個同學後來選法文作第二外國語，這也是原因之一。

音樂是世界語，我們處在南腔北調、中西合璧的混亂語言中，教學並沒有遭受太大的困難，思想情感的溝通，倒是非常水乳交融的。

## 刻苦研習嘗試演奏

音樂系的學生雖然不多，學習的情緒和研究  
的風氣却很高。每人每天的練琴時間，總在三個  
鐘頭以上，爲了搶佔排定的練習時間以外的鋼琴  
，常有人啃幾塊冷麵包當晚飯；或是犧牲睡眠熬  
夜練琴，而受梅庵的工友「老田」（田義中）的  
埋怨催促。主修小提琴的馬孝駿（畢業後去巴黎  
留學深造，獲博士學位，馳譽國際，現任中國文  
化學院音樂系主任）和我，兩個人一起練琴，常  
互相勉勵，他時常督促甚至強迫我和他一同練够  
預定的時間（這樣的同學好友，真是天下難求！  
）。我們一天練琴的最高紀錄是九小時。

我們有個絃樂四重奏，第一小提琴馬孝駿，  
第二小提琴李永剛，中提琴蔣樹模（抗戰期間以  
筆名舒謀所作的合唱曲「軍民合作」曾風行全國  
），大提琴王孝存（抗戰勝利後任國立上海音樂  
專科學校教務主任），每星期從馬思聰先生上一  
次課，並經常在一起練習、演奏，並建立了深厚  
的友誼。

還有個臨時性的鋼琴三重奏，小提琴李永剛  
，大提琴林光瑞（同班同學中以他年齡最大，是  
大家心目中的兄長），鋼琴周媛（畢業後成了我  
的太太），只練過幾次，沒有參加過演奏會。

本系的合唱團，由史達士博士指揮，除了正  
式的上課練習，每週還在晚間練習一次；唱過拉  
丁文、德文、英文的合唱曲，也唱過許多中文的  
合唱，如趙元任的「海韻」，黃自的「旗正飄飄  
」、「抗敵歌」等，當時，我真不瞭解不懂中文  
的史達士博士怎麼能詮釋指揮得那樣適切的！  
那時候，「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變連

續發生，日本的侵略，使全國人民憤怒不已，熱  
血沸騰，抗戰的呼聲響遍全國，校長羅家倫先生  
，是「五四運動」的健將，文筆才華橫溢，作了  
三首「軍歌」歌詞，由唐學詠主任作曲，本系合  
唱團練習，並立即到中央廣播電台（在本校後面  
的北極閣山上）演唱，播送全國。這三首歌曲，  
是二十六年抗戰以前的作品，對於激勵民心、鼓  
舞抗戰情緒，發揮了很大的效力，抗戰期間，曾  
流行一時。可惜四十年後的今日，我不僅已忘記  
了詞曲，連原來精印的曲譜都失去了。

系裏的男生中有兩三個人，也喜歡研究、寫  
作、作曲，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曾在學費困難中  
，省出一部分生活費，長期訂購了一份美國音樂  
雜誌 *Etude*，並試着翻譯投稿；也寫了不少自  
我陶醉的歌曲，但是在畢業之前，從來沒有拿出  
給教我們和聲作曲的唐學詠老師看過，更沒有勇  
氣發表了。

每學期至少開一次音樂會，有教授聯合的演  
奏會，有師生的聯合音樂會。馬思聰先生個人也  
每半年舉行一次小提琴獨奏會，那時候他的鋼琴  
伴奏，常是一位在上海的外國人 *Mr. Singer*。  
記得我們的第一次音樂會在勵志社舉行，預演時  
，我們二十多個人的合唱團，在大教室（我們常  
說的「大教室」實在比普通教室還小）裏唱慣了  
，忽然到了有千人以上座位的勵志社大禮堂裏，  
聲音一定突然小得可憐，史達士博士發了從來沒  
有見過的脾氣，把指揮棒都摔斷了。

## 碩彥薈粹桃李芬芳

我在校讀書時的中央大學，教授的陣容，幾  
乎是全國學術界的精華，大多薈聚在這裏了，至少  
說可以和在北平的北京大學的師資，南北輝映。  
但是作學生的時候，除了對授業的老師，知  
道姓名和他的學養聲望以外，對於別的系，尤其  
是別的學院的教授，即使是名重一時的學者，也  
不多關心，甚至連姓都不知道。而且，四十多年  
以後，有的原是我很景仰認識的，也忘記了。不  
過現在還在腦子裏留有印象的，也還不少。

母校音樂系當時是隸屬教育學院，我雖沒有  
選教育學分（大約因為是師範畢業生），但常有  
接觸。還記得教育學院的院長起初是程其保先生  
，後來是艾偉（險舟）先生。初次聽到艾先生的  
名字，偶然見到他高大修偉的個子，還以爲他是  
外國人；也許是聽慣了美國教育家杜威的中文譯  
名，引起了聯想的錯覺，何況他也是蜚聲國際的  
教育家呢！還有許恪士、蕭孝榮、陳劍脩等都是  
我所景仰的名教授。

西畫系主任徐悲鴻，教授張書祈（？），國  
畫系主任呂鳳子，教授呂斯百，都是我們熟知的  
藝術界的名人，是住室相鄰的兩系的同學嘴邊常  
提到的老師。很多次在校園裏，看到徐悲鴻先生  
穿着黑色長衫，態度瀟灑，與伴他同行的徐師母  
蔣碧微的考究衣著、雍容華貴成了顯明的對比，  
令人崇敬。

體育系與梅庵相鄰，音樂系的幾間舊練琴室  
又在操場邊上，同學王孝存和我又都喜歡運動（  
我們都被徵召代表教育學院參加過國際足球比賽  
），對於體育系的教授和同學認識較多，還記得

體育系主任是吳蘊瑞，小小的個子，精明幹練；教授吳德懋是校友，擔任籃球校隊的教練，指導區域聯防，很使學生欽佩；剛從德國留學回國的吳激、程登科介紹手球運動和國防體育；還有個子很高滿腿長毛的德籍教授葛羅漢，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女同學則常提到教舞蹈的高梓教授的高雅風度。

教我們法文的教授徐仲年，是無錫人，據說是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的外甥。他說他的法語是巴黎的標準音。同學馬孝駿和我從他學法文三年，除了法文以外，也獲得不少法國文學的常識。英國文學系的主任張沅長，也是同學們常提到的名教授。

音樂系全體同學都選讀了宗白華教授的「美學」，他的淵博和精深，使我們佩服到五體投地，對音樂研究，獲得了很多寶貴的啟示。

吳梅（瞿安）教授的「詞學通論」，留給我的印象也極深刻，他除了講授詞的欣賞，也講作法，並出題目命我們試作，他用銀硃（不用紅墨水）為我改的習作，我視為珍寶，曾保存了好多年。吳師除了詞也講曲，還曾在課堂裏唱過一段崑曲給我們聽。

文學院有許多國學名家，像是黃季剛先生的音韻學，胡小石先生的甲骨文，汪旭東先生的詞，汪辟疆先生的經史等，都是學術界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史地方面的柳貽徵、張其昀先生等則是我們所知道的較年輕的名教授。

社會學家孫本文教授曾作過教務長，楊希震教授是那時註冊組主任，因為註冊證上經常看到

過他們的名字，至今還有印象。

音樂系的學生與工學院、農學院、法學院的關係很少，也沒有什麼興趣，雖然教授也都是名重一時的學者，但是我聽說的很少，更記不得幾位了，只記得有毛如昇、秉志（農山）教授等。

在無數名師的春風化雨的教誨之下，校園裏可以說是滿園桃李芬芳，茁壯成長，出了不少傑出的人才。但是，我是個不善言詞、不喜交際、個性內向的學生，直接認識與間接聽說的同學不多，四十多年以後回憶起來能够記得的就更少了。

中大每日出版的校刊，有半張報紙的篇幅，除校聞以外，還有副刊；在副刊上常出現的名字，給我很深印象的是水心、孫邦正、畢慶昌三位同屆的同學，來台後，見面還偶然談起我當時看校刊時對他們的文筆的欽佩和羨慕。水心曾任教育部專門委員、政治大學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已經過世。孫邦正任師範大學教授、社教系主任、教育學院院長，著作等身。畢慶昌曾任台灣地質調查所所長，台大及文化學院教授。

高我一班的李曰剛學長，因為和我的名字同了兩個字，「曰」和「永」音又相近，同學時雖不認識，但早已認識名字，來台後在校友會上或其他場合見面才互相認識，常有同學認錯了對象，張冠李戴（應該說「李冠李戴」才對），甚至有人看了他們賢伉儷為公子結婚所登的啟事，還向我們夫婦道賀過。他是教育系畢業，但副系是國文，來台後歷任師大國文系教授、系主任。

音樂系的女同學，常常提到同屆國文系的女同學尉素秋，因為她們有幾個人選吳梅老師的詞

學，課後習作有困難時，常請教尉學長，甚至請她作槍手。來台後歷任成功大學國文系教授、在台復較的中央大學的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藝術系的孫多慈、張倩英在校時已是校園的風頭人物，不僅畫出色，人也美麗大方。孫學長在台灣一直擔任師大藝術系的教授、中國文化學院的教授，多次出國舉行畫展，聲譽很高。

馳譽國際的女物理學家吳健雄，是同屆女同學中最傑出的人物，據女同學們談起，在校念書時，已是成績卓越，名列前茅，並以進圖書館時間最多為同學們所樂道。

代表學校參加江南八大學英語辯論比賽的周書楷，也是校園中的風頭人物，以政治系而英語出色為同學們所欽佩，他歷任駐美大使、外交部長，現任駐梵諦岡教廷大使，是校友們引以為榮的傑出同學。

體育系的同學是最容易成為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江良規是體育系最活躍的同學，學術科都很優秀，也參加過我們系合唱團的課後練習，因而認識了本系很出色的比我們低兩班的女同學周崇淑，他們畢業後結婚，相偕赴德國留學，返國後又雙雙回母校任教，江任總務長，周任音樂組教授兼主任。來台後，他們都是師範大學的名教授，江學長並且是全國體育界的領導人物，十年前過世時還很年輕，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體育系的傑出同學，還有周鶴鳴，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中心人物，畢業出國深造，來台後歷任師大教授，省立台中體專校長。他的夫人俞淑芬教授，也是他的同班同學。籃球代表隊中的龔

家鹿，因他的哥哥龔家農是早年的電影明星而為大家注目。那一屆的同學中，還有跳遠、三級跳的楊道貴、高欄的柳英俊、網球的劉玉蘭，入選出席遠東運動會的國家代表隊，被同學們戲稱為「中大三劍客」。劉玉蘭就是現在被大家稱為「女網的長青樹」的劉香谷女士。

### 處處美景篇篇詩

南京，是個革命的新首都，也是個詩意的古京城，有使人熱血沸騰的聖地古蹟，也有令人遊賞徘徊的名勝美景，都留下同學們無數的足跡，對於中大學生的思想涵育、人格形成，實有着無形的偉大的影響力量。

中山陵在鍾山南麓，俯瞰着南京全城，環視着全，國是全國國民心中的聖地，也是自由民主的象徵；明孝陵的古墓、紅牆、石人石馬，呈現出大漢民族的碧血丹心。

南京的景物名勝，或許是由於江南文風及六朝遺跡的關係，幾乎都有個詩意濃郁的名字，像是玄武湖，使人想起神祕的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莫愁湖使人想起梁武帝時的詩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的名句；鷄鳴寺、清涼寺、掃葉樓，使人感到佛教的超凡出塵。中華門外的雨花台，有五彩十色的石子，在細雨中更顯得美麗奪目，令人喜愛又捨不得檢拾。滿山楓葉紅似晚霞的棲霞山，光是聽到名子就會引起遊興和詩思，怎能不令男女青年學子嚮往，暢遊後檢幾片紅葉，攜同夾在書頁裏？從燕子磯上，俯視長江的滾滾滾滾，就會想

高唱蘇東坡作詞青主作曲的「大江東去」中的名句：

亂石崩雲，  
驚濤裂岸，  
捲起千堆雪，  
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難怪有些失意的人，會像燕子飛翔一樣，飛身躍下，投入江流；而多數人，尤其是我們這輩青年學生，面對錦繡江山、多難祖國，就會興起事業雄心、報國壯志了。

六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於台北

# 拉丁美洲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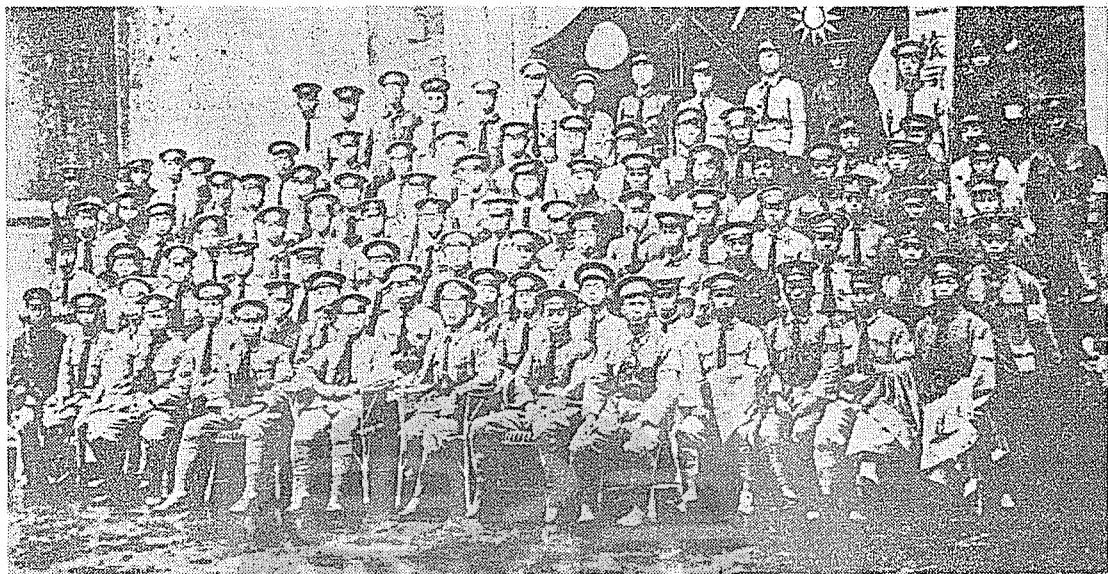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頁 22 見文)「照圖役戰大四伐北征東」章君蔣



。影合縣梅在佐官團一第導教校軍與(者坐中排前)長旅欽應何後征東次一第



(頁四十見文)照圖「庵梅話韻琴聲歌」剛永李

為二左排三。授教聰思馬為一左坐前，影合生師系樂音大中，春年四十二國民  
。授教剛永李